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六卷 太祖平閩

元順帝至正二年，盜起海上，勢且及汀。元汀州判蔡公安募吏士乘城。福清人陳友定以明溪驛卒談軍事，公安奇之，授黃土寨巡檢，從討延平、邵武諸山賊，平之，遷清流簿，尋為清流令。友定一名有定，字安國，從福清徙居清流。少孤，病頭瘡，備於富室羅氏。常與群兒樵，設隊伍為戲。羅奇之，將以為婿，媼不悅，曰：「頭病即足婿耶！」因失鵝而奔於鄰，鄰家夢虎踞門，得友定，大喜，召飲食，乞於羅媼，竟媼之。俾習商販，善敗，大困。然其為人勇沈，喜游俠擊斷，不問家人有無，要以借軀旬急，行其志而已。眾憚服之，爭願為之役。九年，陳友諒遣其將康泰取邵武，鄧克明寇汀州。友定以總管禦之，戰於黃土，盡獲其部眾，克明逃去，遷行省參政。

二年二月庚申，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。先是，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、阿里迷丁據泉州，陳友諒兵入杉關，攻陷邵武、汀州、延平諸郡縣，群盜乘勢竊發，閩地騷動，天祿輩知元勢不振。至是，見明師下浙東，方國珍歸附，天命有在，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納款。時福清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來降，太祖賜書褒嘉之。

二年，鄧克明復寇汀州，陳友定逆戰，敗之，遂開省於汀州，遷左丞。

二年夏，元以陳友定守汀州。友定兵勢日盛，縣倉庫悉入其家，元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擁虛位而已。

四年，陳友定開省延平，遷行省平章政事。時元大都道絕，友定遣貢舶，多由海道取登、萊，達三四，元主下詔褒美。方國珍來寇，擊敗之。

五年二月，陳友定侵處州，參軍胡深擊之，遁，復追敗之。

己丑，遂下浦城。

四月乙丑，參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，克之，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，餘眾敗奔崇安。深請發廣信、撫州、建昌三路兵並攻之，因取八閩。太祖如深言，遣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由鉛山，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，會深進兵擊之。

五月，胡深等進兵克浦城，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於浦城之南，敗之。

六月，會朱亮祖克崇安、建陽，遂進攻建寧。大兵次城下，亮祖即欲攻之，深視氛祲不利，謂亮祖曰：「天時未協，將必有災，未可與戰。」亮祖曰：「參軍何得以災為解！師已至此，庸可緩乎？且天道玄遠，山澤之氣，變態無時，何作徵也？」迫深進兵，深猶執不可。會建寧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，逼深陣後，亮祖咎深，督戰益急。深不獲已，遂引兵鼓噪進擊之，破其二門。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，圍之數重。時日已暮，深知營壘未安，而兵圍不解，難以持久，即突圍出。德柔伏兵忽起，深馬蹙被執。友定頗禮遇之，深為具道朝廷威德，並陳天命所在，且援竇融歸漢故事論之。友定初無害深意，會元遣使者至，督迫之，遂殺深。先是日中有一黑子，劉基奏曰：「東南當失一大將。」至是，深果敗沒。深有文武才，守處州五年，威惠甚著。太祖聞報，痛惜之，遣使賜祭，追封縉雲郡伯。

六年八月，元以陳友定既敗胡深，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，兼守八閩。友定有勝兵萬人，益發取諸郡縣，遠近瓦解。無敢角。而長汀人羅羅者，故亦以散資募士，為元捕殺漳山寇，提兵解福州圍，為閩將第一。良數從海道漕元，元爵良晉國公。貽友定書曰：「足下向為參政，國大臣。汀州之復，固本職。燕只平章，足下僚長也，足下迫之；郡邑之長，出自朝命，足下竄之；百司，朝廷之役，足下臣妾之。足下所收復郡邑，得其倉庫，入為家資。口言為國，心實身耳。跬步之間，真偽甚明。不審足下將為郭子儀，抑為曹孟德？」友定大怒，發兵攻漳。良使三千人操弩毒矢，伏險待之。長石古違良節制，友定兵得渡柳營江。良迎戰馬岐山，敗績，進圍漳。良堅守旬月，死之。友定據漳，使人鑿山道，城守自固。

二月，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。

太祖吳元年，元至正七年也。月甲子，命中書平章胡廷美為征南將軍，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，率師取福建，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。諭廷美曰：「汝以陳氏丞相來歸，事吾數年，忠實無過，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。何文輝為汝之副，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。二人皆吾親近之人，勿以此故廢軍政。凡號令征戰，一以軍法從事。吾昔微時，在行伍中，見將帥統馭無法，心竊非之。及後握兵柄，所領一軍，皆新附之士。一日驅之野戰，有二人犯令，即斬以徇，眾皆股栗，莫敢違吾節制。人能立志，何事不可為！聞汝往年嘗攻閩中，必深知其地理險易，今總大軍征進，凡攻圍城邑，必擇便利可否為之，進退無失機宜。克定之功，全賴於汝。」廷美拜命出。

一月壬寅，胡廷美度杉關，略光澤縣，下之。

己酉，廷美克邵武，元守將李家茂以城降。

丁巳，廷美克建陽，元守將曹復疇亦降。

戊午，敕征南將軍湯和、副將軍廖永忠率舟師自海道取福州。

庚午，湯和克福州。初，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為備，每五步更築一臺，嚴兵守之。聞我師入杉關，乃留同僉賴正孫、副樞謝英輔、院判鄧益以眾二萬守福州，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。時湯和偕廖永忠、吳禎等自明州乘東北風，不數日，奄至福州五虎門，駐師南臺，遣人入城招諭，為元平章庫春所殺。大兵登岸，將圍城，曲出領眾出南門拒戰，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，眾潰，入城拒守。是夜，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。黎明，大兵蟻附登城，遂開南門。和擁兵入，鄧益拒戰於水部門，擊殺之。正孫、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。曲出、塔海木兒、抗者不花、左丞邵住、中丞鐵木烈思等皆懷印綬，挈妻子遁去。參軍尹克仁赴水死。時僉樞柏鐵木柳居官，聞大軍攻城急，曰：「戰守非吾得為，無以報國。」乃積薪樓下，殺其妻妾及兩女，縱火焚之，遂自刎。湯和入省署，撫輯軍民，獲馬六百餘匹，海舟一百五艘，糧一萬九萬餘石。和遣袁仁暨員外餘善招諭興化、漳、泉諸路。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，分兵徇之。

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，元興化守將葉萬戶棄州遁，耆民李子成等率眾詣湯和降。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往守之。於是莆田等三縣皆降，和進攻延平。胡廷美、何文輝等率師至建寧，元守將同僉達里麻、參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：「聞明兵驍勇，自入杉關，諸鎮望風瓦解，其鋒不可當。今吾城中軍士，不下萬餘。儲蓄尚富，可以拒守，不可與戰。彼攻吾城不克，必將自逸。吾因而乘之，可以得志。」眾皆曰：「然。」由是備禦甚堅。廷美等進圍之，數挑戰，達里麻等固守不出。廷美督兵環其四門，晝夜急攻之。達里麻不能支，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。詰旦，總管翟必先不花亦率眾詣文輝降，廷美怒二人不詣已，欲屠其城。文輝曰：「與公同受命至此，為安百姓耳！城降，欲以私忿殺人，可乎！」乃止。王辰，整軍入，秋毫無犯。執參政陳子琦送京師，獲將士人馬銀糧以萬計，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。

湯和、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。垂發，先遣使招諭友定。友定大會諸將，殺使者，取血置酒中盟諸將，慷慨飲之，誓以死報元。大兵遂至延平，隔水而陣。分一軍渡水，攻其西門。友定戰不利，歸謂諸將：「敵千里遠門，氣銳，慎毋戰；戰徒殺士耳。吾壙山塹壑，蓄犀器，飽士，為持久計困之。」眾曰：「善。」遂乘城守。日夜勒吏士擊刁鬥，被甲偶立，不得更番休息，守者怨甚。會諸將欲出戰，友定不許。數請不已，友定遂疑其部將蕭院判、劉守仁有攜貳心。收蕭院判殺之，奪守仁兵。守仁降，士卒多踰城走者。圍日，城中軍局火礮聲發，明兵疑有內應，急擊破之。友定知事已迫，乃與樞密副使謝英輔、參政文殊海牙訣曰：「公等善為計，吾為元死耳！」坐省堂，按劍仰藥飲盡。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向拜，自經死。文殊海牙、賴正孫等開門降。

庚子，大兵入城，與友定出。俄值大雷雨，復甦。其子海自將樂來就死，並執送京師。太祖面詰曰：「元已亡，若為誰守？殺

我胡將軍，又不內使者，今何憊也。」友定恚曰：「已矣，毋多談，安得加我死乎！」遂並其子棄市。

胡廷美等進兵克興化。遣建陽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寧化、連城等縣。元汀州守將陳國珍納款。於是泉州、漳州、潮州郡縣相繼降。置延平衛，廷美以部將蔡玉守之。

六月甲子，友定故將金子隆、馮谷保等復率眾寇延平，玉擊敗之，追至沙縣青雲寨，子隆負險自守。會建寧指揮沈英攻鉛山，上命英以兵會和。丙寅，英引兵夾攻破之，擒谷保。戊辰，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金子隆等。

閏七月，李文忠帥師攻清化、寧化諸山寨，擒金子隆及其餘黨，誅之，閩地悉平。

谷應泰曰：

太祖之取閩也，嘗分兵從兩道人。胡廷美、何文輝由陸路，湯和、廖永忠督海師。而其時為元守封疆者，則福清人陳友定也。友定以布衣談兵，謁州判蔡公安，從攻延、邵諸山賊，起家巡檢，歷功擢行省平章，何其偉也。乃其為人勇沈，喜游俠，捐軀報仇，不問生產。又且明兵壓境，義無反顧，殺使者，盟諸將，嬰城固守，誓死報元，豈非拳拳尤異者歟！

方群雄割據，中原雲擾之時，友定藉海舶之利，乘關門之險，北引東甌，南襟嶺表，練兵積粟，崑制一方，則無諸之業，閩越王之尊，可坐而致也。又不然，則如徐煜之在江南，錢俶之據吳、越，持虛名以奉唐，挈土地以歸宋，列爵王侯，不失富貴，亦數世之利也。乃友定計不出此，始終為元，延平垂破，慷慨就死，仰藥復甦，父子駢戮，亦足愧智士之持兩端，人臣之懷二心者矣。雖其間胡深之殺頗有狐疑，劉守仁之降，亦多猜刻，定之方略，要亦未稱盡善。而英輔與哈麻，以自經告終，金子隆與馮谷保，又血戰致斃，蓋若田橫既死，義士悉從，李芾自裁，潭城皆盡，豈非激於忠勇，奮臂不顧者耶！

然予獨怪至正之末，猶德祐之末也。內則判官離次，外則委印棄城一矢加遺，望風相屬。乃其部落多奔潰，而閩人獨為扼守，京畿多散亡，而閩地獨能死守者，豈漢室將衰，邊庭請附，晉家解紐，張駿稱藩，荒裔絕域，固未測中朝之虛實也。